

钟灵(台湾)著

台湾文坛百变女王最新力作

花样的年华，美丽与炫目的也不过就是年华，
但流光里有怎样的元素充斥着，
却不是每人都能够完美的。
花朵般的年华，有多少人可以持续的绽放，
又有多少人是悄悄的凋零，
准备来一个昙花一现般的悲壮苍凉？

忧伤 花季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忧伤 花季

台湾文坛百变女王最新力作

钟灵(台湾)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忧伤花季/钟灵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04. 11

ISBN 7 - 222 - 04238 - 5

I. 忧... II. 钟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154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23 - 2004 - 070 号

策 划: 瞿洪斌
责任编辑: 段 雁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 名	忧伤花季
作 者	钟 灵
出 版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 销	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ynrm. peoplespace. net
E-mail	rmszbs@public. km. yn. cn
开 本	890 × 1240 1/32
印 张	6.75
字 数	110 千
版 次	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- 10,000 册
排 版	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	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7 - 222 - 04238 - 5
定 价	16.80 元

尊敬的读者: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21) 646663734 64454620



代 序



花样年华

花朵般的年华，也如花朵般地凋零……

钟灵的小说总是浅浅淡淡的。却又深深地打进了人心中，我总觉得，越是淡泊的语气，才越是能够感动那深处的性灵。

从《沧桑》一直到《忧伤花季》，钟灵总是一贯地用她淡淡叙述的口气，描绘出我们心中那藏在深处难以面对、羞于挖掘、甚至不敢面对的心事与感受。不管是谈过许多恋爱却没有结果的人们，或是有过惨淡年华的男女，看钟灵小说的你们，相信都跟我一样，被她的文笔重重地戳刺了心里那块秘密的痛处。

花样的年华，美丽与炫目的也不过就是年华，但是流光里有着怎样的元素充斥着，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完美。

花朵般的年华，有多少人可以持续地绽放，有多少人又是悄悄地凋零？

站在闹区里，我眼见着许多的少男少女，他们放纵、享受生命，有多少人也正渐渐地耗损了能量，准备来个昙花一现般的悲壮苍凉？

我总想起了我的好友——钟灵——她笔下的于蔚琳。然后我鼻酸、我心酸、我想起了远在异国的歌舞伎町里，那个瘦弱又绝望的身影。

看完了《忧伤花季》，我的确是哭了，对我来说那并不是悲剧，而是现实，也许我自身不曾有过这样的现实，但是在我们的身边却不乏有这样的真实存在，因为这些些真实，我们才能正视到自己的完美与幸运。

我曾经是于蔚琳，但是有只是一小部分，资优生的身份有着师长的宠爱，但是我却怎么都无法想像一旦特立独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，我想我怎么都没有勇气这么做吧。而于蔚琳你为什么可以承受？你为什么可以看得这么淡？

我庆幸着，我的生命里没有过于妈妈那样的人；我庆幸着，我的生命里没有范秉洋那样的师长；我也不免遗憾着，我的生命里没有陈正邦、没有徐文谷，我的生命里，却有着于蔚琳。



不免的，我很心疼，并且怨恨了钟灵。

我恨钟灵的文笔活化了每个《忧伤花季》里的人物；她写活了每张贪婪、绝望的嘴脸；她塑造了一个坚强却又脆弱地接纳自己人生的女孩。

我恨钟灵让我哭，我恨钟灵让我的感动跟沉思没有办法散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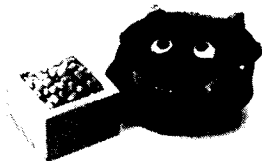
我恨你啊钟灵。可又如此爱你。

你们也会这样对钟灵的，如同我这么地恨她。又爱她。

当你们看完《忧伤花季》后，你们便会认同我那种又爱又恨的情愫。

并且因此更珍惜自己的幸福与幸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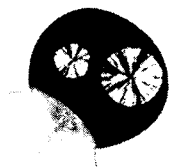
丽 子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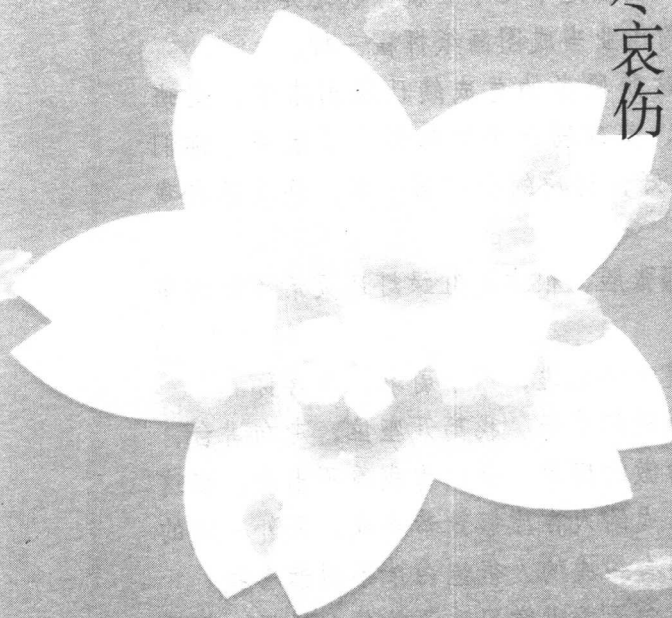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- 1 第一章 青春与无尽哀伤
- 21 第二章 雨 季
- 51 第三章 春光乍泄
- 83 第四章 赤 子
- 114 第五章 真夜中的纯洁
- 141 第六章 流金岁月
- 170 第七章 歌舞伎町的女王
- 205 跋：关于忧伤花季



第一章

青春与无尽哀伤



你知道中正高中吗？

就是在文林北路上一条狭巷里的那一所。

* * * * *

念书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很有利可图的事，但是对我却是一点吸引力也没有。当我不厌其烦地从不同老师手上拿回不同科目但分数相同的考卷时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

简单来说，我就是不在乎。就像我总是把大叠大叠老师交过来的作业当成图画纸挥霍一样。

“同学，这阶段考的总成绩已经出来了。全班的国文、数学、基础理化平均都退步了很多。你们要好好检讨！幸好，这次的全校第一名，还是落在我们班。”

我导师的那张脸，根本比红绿灯还灵活不知道多少倍。

导师随即笑吟吟地说，“于蔚琳，恭喜你。”

全班热烈地鼓起掌来。我离开座位，走向讲台，拿回导师引以为傲的榜单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在这个班级上，有八成的人在虚假地恭喜我，另外一成的人是真心的；还有一成的人很坦白地不屑恭喜我。

“大家要多向于蔚琳学习，不管什么科目，都要



全力以赴。如果有比较弱的科目，就要去问擅长的同学，要不然可以多买几本参考书来做题目。写参考书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拿来学校问老师或者同学……”导师就站在讲台上唠叨着，她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，高一的课程是多么的基础；为了日后考大学，一定要努力之类的。

我不在乎我的名字在榜单什么角落，我依然是我。不过一直以来，现实还是不停地提醒我，为了少挨几顿揍，最好是乖乖拿到第一名。

我记得，当我拿到高中联考成绩单时，我被狠狠揍了一顿。我因此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。从此之后，为了我的皮肉，我会想办法拿到第一名。幸好花不了什么时间，念书对我来说是一件既没有挑战性，又没有正面意义的事。不过当我每次考试的成绩公布时，我就会时不时听到我妈在牌桌上跟大家炫耀。而我爸则是为了我没考上北一女而到现在都不跟我讲话。他跟我妈说了，除非我考上台大，要不然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再跟我说话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忽然感谢自己在高中联考时失常，没上北一女。希望我三年后也别考上台大。

“蔚琳！过来一下。”妈在客厅大叫。

我妈只要一上牌桌，除了尿急尿急，是不会轻易

下来的；所以端茶送水，洗衣煮饭都是我的工作。喔，其实我漏了一个例外，就是我爸。基本上我爸不太去搭理我妈在牌桌上是怎么败光他赚来的微薄工钱，只不过当他满身油污拖着脚步回到家里时，没看见热饭热菜，或者发现我妈的牌友还流连不去，他就会在晚上睡觉时，把我妈拖进房里，狠狠地抽她两顿皮带。

“蔚琳！死丫头，你是耳聋啦？”

“来了啦。”我放下笔，关上书桌前的台灯，走到客厅。

我家客厅不大，只有一张三人座的红木椅，其余的地方就是放着四把椅子和一张折叠式的牌桌。牌桌是簇新亮眼的，那四把椅子也是，都是过年前妈硬拗爸，叫他去内湖三重的家具工厂里跟朋友赊来的。其实我们家不是连桌椅都买不起，只是妈妈硬是看中这款高级折叠牌桌。她跟我爸死争活争，说是买折叠的好，这才不占空间，用完就收。天知道她一坐下就是十几个钟头，要不就通宵打牌，那牌桌别说折叠了，连空下来的机会都没有。

“沈太太，这就是我女儿，蔚琳。”妈伸手把我扯到她身边，像是现宝一样对着一个穿着高贵，显然不是我们这一区的富家太太笑。

妈推了我一把，“叫人哪！”



“沈妈妈。”我不甘愿地甩开妈的手。

“多大啦？念什么学校？”

“今年高一，念中正。就是靠近石牌的那一间。”妈脸上堆着笑，和以往牌桌上杀气腾腾自傲不已的样子完全不同。

手里抓着一张红中的陈妈妈低头看着牌，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腔，“哎哟！蔚琳是咱这些厝边头尾最会读书的囡仔，人搁真孝顺哦。”

沈太太和了张红中，地和四番，她右手戴着祖母绿，当她伸手和大家洗牌时，我看见我妈、陈妈妈还有隔壁孙小姐，脸上一起闪过一丝羞愧。

在麻将灯的抢眼光线下，沈太太手上的祖母绿戒指不是真的抢眼，抢眼的是沈太太的奶油桂花手，粉色的高级指甲油。而我妈，还有其他两个女人，手却是疤痕斑斑，一看就知道是做粗活儿的，是苦命劳碌的手。

“对了，你说你女儿是读中正的？”沈太太忽然抬头看着我。

“是呀！”

沈太太从我妈手上接过骰子，这回轮到她坐庄。

“我大女儿是念北一女的，今年高三，已经推荐录取台大了，不过她爸不肯让她留在台湾，硬是帮她办了美国的学校。我那小儿子就不如他姐姐长进，只考上

中正。开玩笑，中正耶，我不打死他算他好运了。”

妈妈一时收不回笑容，只是勉强一笑，“你儿子高几啊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沈育贤！念高二了。”

沈育贤？我想了想，总算想起这个有点熟又不太熟的名字。

就是那个在颁奖典礼上，老是站在我旁边的男生嘛。不，他不是司仪，他是二年级的全校第一名。我们的学校制度里，从二年级开始就有分类组，他是特例。他从二年级开始就跨大组，成绩优秀到令人作呕的地步。那天晚上我妈连惟一可以炫耀的宝贝——我，都被沈太太比下去了。她虽然还是带着笑，但我看得出来，这大概是我妈第一次知道，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

人如果一旦开始想要和别人一较高下，那么就会发现，自己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丑陋的事物。也许我妈会变，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

晚上七点多，牌局照时间是该散了，我妈得准备晚饭，孙小姐也要出门上班。不过沈太太在陈妈妈和孙小姐离开后，还在我家逗留了好一会儿。因为她要等老公来接她。大概八点左右，妈把饭菜准备好，沈太太的老公也到了我家巷口，妈叫我陪沈太太到巷口去。

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我推开门，就看见妈妈有些疲倦地坐在椅子上。

“送沈太太上车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她老公开什么车啊？”

“暗暗的，我看不太清楚。大概是奔驰吧。”我说。

“真是有钱。”

妈妈环顾着家里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，“去洗手准备吃饭，你爸爸就要回来了。”

“噢。”

我爸的工作是修车厂的工人，靠劳力和技术赚钱。他什么也不在乎，只在乎我妈每天有没有把家里的事打理好，我有没有认真念书。我爸不是超人，一直以来都不是。他抽烟，有时候会和老朋友喝点酒，他会揍我，揍我妈，他只有国小毕业，他修车的技术是和我爷爷学的。他从来没有像别人爸爸一样，偶尔教教我数学或是挑挑我作业里的错字；我想他不是不愿意，而是他没有那个能力。

我爸常常说，他今天事业没有成就，就是因为不读书，不知道读书的重要，所以他要好好督促我。不过他更常对着我妈怨叹，说我不是个男孩，就算长大真的成器，也是别人家的。

这天晚上很热，秋天并没有让气温有下降的余地。一直到了九点，我爸都还没回来，我不禁去问我妈。

“爸怎么还没回来？”

“不知道。大概车厂有事吧。”妈妈看看时钟。

我想我妈应该要担心，因为我爸准时回家是出了名的。如果有事，他也会打个电话回来。今天却是一反常态的没消息，我心里浮起了很不好，非常不好的预感。

到了九点半，妈妈坐不住了。她要我打电话给达叔，问他我爸是不是还留在车厂。

“喂，丰达修车厂。”

“达叔吗？我是阿琳，我爸是不是还在厂里？”

“是阿琳啊。你爸爸早就走啦！一下班就走了，他说今天是你妈农历生日，要去给你妈买个礼物！怎么了？他还没回家啊？”

“嗯。我跟妈都有点担心。”

“放心啦！你爸大概是去买礼物了，没事的啦。”

“嗯。达叔，谢谢你。再见。”

我挂上电话，妈妈看着大门，又看看我，“你达叔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爸今天准时下班，然后去买礼物给你。”

“给我？给我干什么？”



“爸跟达叔说，今天是你农历生日。”我笑了笑。

妈妈眯着眼睛笑了，有些不好意思，“亏你爸有心，我自己都忘了。”

我跟妈一起傻笑，好像爸爸真的会带一些很棒的礼物回来。

到了晚上十点多，爸还是没进门。我和妈的脸上也开始浮上担心的神色。

我站在门边，妈妈坐在牌桌前。她仔细地把麻将牌一张张地叠好。我知道，她只是非得做些事分心不可。要不然就得和我一样，靠在门边焦急地等着我爸回家的步伐声。

“蔚琳。”妈妈把麻将全数收好，有些迟疑地叫我，“都已经快十一点了……”

“卖礼物的店也早就该关了吧？”我说。虽然我明明知道，我这句话会让妈妈更烦心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还能讲些什么安慰她的话。事实就是这样，只有我爸踏进家门，我和妈才会真正的放心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在屋里一片寂静时，尖锐的电话铃声猛然刺向我的心。

“我来接！”我一把拿起话筒。

妈妈担忧地问，“是不是爸爸打回来的？”

“喂喂！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于庆山？”

“他是我爸。你是哪位？”我抓着话筒，仿佛听见对方说话的地方人很多，而且一团混乱。

“我是中正二分局的警员，我姓陈啦。于庆山出了车祸，刚刚被送来和平医院，请家属尽快赶到和平医院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我丢下电话，一转身，就看见妈妈惨白的脸色。

“你爸爸怎样了？啊？是谁打的？”

“爸出车祸了！”我说，“走，我们去医院。”

我拉着妈妈跑出门，在巷口随便招了辆计程车。妈妈在计程车上哭个不停，我往她手里塞了几张卫生纸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只是把肩膀借给妈妈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爸总是遗憾我不是个男孩子。

和平医院的急诊室里闹哄哄的，我拖着妈妈到柜台询问，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员叫住我们，“你们是于庆山的家人吗？”

“是，我爸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在哪里？”我忙问。

“他被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撞倒，颅内大量出血，现在还在手术房。肇事者我们已经带回警局做笔录。”

陈警官带我们到手术室前，然后吩咐了医生几句，就赶着回警局。